

綠窗綺語



民國三年十月出版

版權所有

編纂者 珠溪樾老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上海新聞路中
華圖書館
電話一三三三

總發行所 大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各埠

綠窗綺語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

綠窗綺語弁言

近時諸大文豪興會淋漓編輯書籍日出不窮惟是茶餘酒後可以資談助者小說誠爲利用品願坊間層見疊出幾使閱者如遊山陰道上目不暇給而欲嘖嘖艷稱於人口百讀不厭莫如鈍根天虛我生兩君主任編輯游藝雜誌禮拜六一書其中特別優點全合乎普通社會之性情所以莊諧奇正無一非妙語解頤是書彷彿近之共纂集三十三篇名曰綠窗綺語至極內容則飽情哀情寓言神怪無不備具而描寫畢真揣摩盡致誠小說中之傑構也用敢言爲是書之點綴也可

民國三年十月古丹里樞老識

綠窗綺語目錄

綠 窗 綺 語

李	林	娟	張	漣	夢	意	某
涼	翠		氏		中	外	氏
州	翹	梅	子	漪	緣	緣	女
汝	小	三	霽	石	潘	瘋	馮
南		生	雲	朝		十	氏
生	紫	石	娘	官	生	八	女
						嫗	

綠窗綺語目錄

吳	娟	伊	自	金	程	降	雨
		密	由	玉	奇	頭	笠
生	娟	之	花	蘭	生	術	記

綠 窗 綺 閣

離 巧 楊

魂 姻

女 緣 娥

綠窗綺語

目錄

小 女 惜

情 塾

種 師 紅

緇 珊 盜

簾

春 珊 妹

二

綠窗綺語

李涼州

(阿修羅)

秦人李涼州。談者軼其名。善弄洞簫。能作涼州之曲。人以是稱之。李少年喜任俠。慕朱家郭解之爲人。里有弟婦虐其伯兄。使凍餒致疾。李聞而背裂。夜逾垣入。支解之。亡命逃去。浪遊秦隴間。學劍於黃四之弟子玉林禪師。期年盡其所長。自以爲所向無敵。常夜遇羣盜十餘人。執馬鞭笞之。盜盡辟易。李志愈得佩寶刀一。光鋔鋒銛奪人目。利可削鐵。常刻不去身。亦未嘗輕舉。以示人。偶赴友人家讌飲。酣醉而歸。夜已向闌。途行歷墟墓無數。忽見有燐火成球。欵墮馬首。李怒叱曰。鬼物敢爾。乃拔刀斫之。燐火隨刀而分。化爲白光千百道。飛環左右。李大怒。揮之愈急。光亦分析愈衆。細如線縷。布空際如張羅。密罩己身。李大恐。

綠窗綺語

控馬急奔。倉卒間不辨途徑。忽覩有茅舍當前。李不暇細視。徑下馬叩扉。內詰深夜客來何爲。李答以迷途。門始開。肅客登堂。李牽馬自繫簷下。主人爲一老婦。偃僂出迓。李升堂抗禮。自陳邦族。始知婦劉姓。夫故隸軍籍。以勦回部獲功。壁上懸寶刀一。寒光森然。李注目不瞬。婦曰。客解此耶。李自白有同好。因出寶刀獻之。婦微笑。使奏技。李乃下階舞之。迴旋如電。婦曰。汝玉林莽和尚弟子耶。汝師技本平平。安能有佳高足。况汝所持者。朽鐵一片。乃謬稱寶刀。寶刀冤殺矣。李聞言。不覺肅然起敬。願執業爲弟子。婦曰。老身何足效法。汝勿盛氣凌人。則取侮自寡。不然將爲兒女子所笑。李唯唯。俄見一女子椎髻窄袖出窺。婦呵之曰。此李涼州也。同道中人。不妨出見。胡避人如狸鼠。女笑喃喃而自語曰。引爲同道。爲時尙未。然身亦竟前出。李揖之。女亦低頭爲禮。笑謂之曰。觀郎君亦

豪邁者流。技雖弱。尙屬可教。妾女流。無志於是。藏有寶劍。願持以相贈。因命小僮入內。捧之出。女握之。甫出匣。卽觸面生瘡。執之而舞。衣裳履佩。盡化爲劍影。殊不見人。李大驚服。女舞罷。授李曰。鐵雖徑尺。可洞重甲。子善保之。建殊勳。斬妖邪。子之良伴侶也。李長聽稱謝。主人爲客設榻東廂。曉夢初醒。小僮卽稱命速客行李。欲謝主人。則辭以未起。不得已。囊劍踉蹌奔歸。他日訪之。則草舍雲封。絕無人跡。李有父執某。官滇中。招李前往。助理案牘。李束裝首途。道出巴蜀。投宿於逆旅。李至時。紅日將匿。寓客已滿。惟東廂有屋三楹。虛無居人。李告主人。請居之。衆皆曰。妖魅據樓中久。入者輒斃。從無生出室門。母以性命相博。李嗤之以鼻。堅欲入宿。主人持之益力。李笑曰。某善降魔。當爲主人拔除不祥。無患有不測。貽禍諸君子。衆尙疑其言。懼李善誑。李乃大笑。出寶刀拂拭。忞道符。

鐘之驗。盛誇己術之神。竄綴一二故實。以聳聞聽。衆始傾服。啓扉納之。代爲襪被掃榻。草草布置畢。卽攜燈及茶具酒具置几上。忽忽而去。李入室中。見明几淨案。滌潔無纖塵。因解衣箕踞。持杯鯨飲。酒酣卽拔刀起舞。抗聲而歌。歌罷復飲。酒罄意闌。倦欲就枕。時月滿中庭。露華如水。李盡闢其窻。曲肱面之而臥。漏下三鼓。未見妖祟。正眼倦欲合。忽聞有聲颯然。物墮檐下如敗葉。倏然排闥將入。李猛醒。急拔刀起。猝如兔脫而出。月光下見一偉丈夫。鬚髯如戟。踏步將及室門。覩李持刀。向己作欲擊狀。噤然失笑。自腰間出短刃指之曰。何物夜郎。敢犯吾禁地。李曰。老魅不畏羞死。據人室爲己有。吾儼諸寓主。奚與汝事。敢擾乃公清夢者。視吾寶刀。因前斫之。方再合。李刀觸短刃。被削如鉛。大驚而逸。急入室。易女所賜寶劍出。一迴旋間。冷氣森森。如白龍天矯。丈夫大驚。遽收劍高呼。

曰。是劍爲女天魔物。吾識之。何故入豎子手中。亟言勿隱。李不答。更前進。丈夫揮刃自衛。少須卽笑曰。粒米之珠。乃欲與星月比其光華。殊不知自量。但女天魔肯以寶劍相贈。諒有前因。似非凡輩。姑恕汝不殺。全女天魔顏面。讓汝一宵安眠也。李曰。汝何物人耶。魅耶。丈夫不答。急笑曰。吾聞此劍出世五百年。尙未得偶。殆欲爲汝執柯。女天魔真善擇人哉。不三年物當歸故主。記取龍騰谷口。卽子返本還原處也。因長嘯一聲。掠屋瓦劃然而去。李神色沮喪。頽然入室。自知己非客敵。懼其來竊劍。終夕守之。目不敢瞬。天明。寓主來叩門。李出應之。衆見李無恙。皆大喜。問昨宵事。李曰。魅力絕偉。予只能驅之不聽前。不能殺却。殊負主人也。衆聞爲昨舌。李亦襪被他去。不敢留。途中宿列店。解衣寢時。忽覺有髮一縷。置己囊中。驗之。卽己頭上所削去者也。不覺大驚汗下。自慶幸脫虎口。

南入滇中。道出孫水。沿途所見。均苗女棘。儻間或寂無人跡。李恃勇亦不畏。子身獨行。偶日暮。前途宿旅尙遙。獨立蒼茫。四顧炊烟都杳。正怔忡間。忽聞林木間作聲。簌簌有物委蛇其中。聞人至。跳躍奔出。腥風驟起。木葉皆靡。馬足驚起。作人立。不肯前。李睜目視之。見來物似鼠非鼠。狀如鮫鯉。遍體鱗甲。燦然張巨口如盤。嘴扁闊如鴨。李大怒。拔劍前揮之。物亦怒吼。山谷爲應。頑梗不肯避。出巨爪攫李。李挺劍下馬與鬥。物多力而獷。猛然欲撲人。李恐不敵。乃持女所贈劍以迎之。奮鬥一時許。獸力竭聲嘶。李卽以劍中其腹。嗥然一聲。仆倒於地。李方踞而支解之。忽聞背後有人吐曰。何物蠻奴。敢獵吾家獸耶。其音嬌滴可愛。李急回首視之。則一戎裝之女郎。挺劍而來。李急起迎之。不三五合。遽爲所縛。女郎拾劍起。相視而笑。顧謂從者曰。以他來。毋相辱也。言已。從者擁李至一

峒。緩縛進酒食。意殊不惡。但劍則不知去向矣。李既失劍。亦不謀遁。既醉他後。
 有人引之入。李唯唯從之。至一地。堂下燒巨燭如兒臂。階數十重。光明如晝。陳
 設富麗。儼若天宮。有虬髯大漢。戎服佩刃侍立。階下武士數百。亦皆露刃立。氣
 象森肅。李亦不知其何許人。既登堂。虬髯者禮客使坐。展問邦族。坐談良久。李
 不能耐。卒然問曰。李某孤客。身無長物。不知以何事冒觸大王虎威。致遭囚禁。
 乞明白相示。若云獵獸犯禁。則李某初履貴地。不知禁諱。亦屬情有可原。况野
 獸凶獷。甘人如飴。而大王畜如玩品。縱從者力能禦暴。其如異客何。率獸食人。
 以無罪而殺壯士。四方英雄聞之。其誰不解體。竊爲大王所不取也。虬髯者唯
 唯笑不置辯。李不解。復問曰。大王將欲殺余。或見赦。虬髯者曰。某不能決。當待
 峒主之命。獎君奇勇。或不之罪也。李曰。峒主爲誰。足下又何人。虬髯者曰。適問

縛君者。即峒主也。某爲其麾下將校之長。李又求劍。對曰。當俟峒主處分。又談良久。引之退居別室。室制極華。衾褥精美。有小僮供驅使。無監守者。唯數壯士立廊下伺察而已。李行正倦。亦無疑忌。納頭便睡。遂入夢黑甜。明晨紅日既高。始欠伸起。卽見小僮持巾盆之屬來侍浣漱。問之。不答。浣畢。卽引至昨日之殿。堂上設盛筵。延李首坐。虬髯自作主人。侍飲百數十人。皆赳赳可畏者。飲饌精潔。熊蹯豹胎。象白駝峯之屬。無奇弗備。李曰。某蒙赦已足。敢辱厚貺。虬髯漢曰。衆欲瞻壯士丰儀。故不辭跋涉而至。峒主所部四峒七十三部落之酋長。盡集一堂矣。李欣然就座。頻酌巨觥。酒半酣。虬髯漢持杯離席爲壽。李一舉盡之。虬髯漢笑曰。壯哉。因謂之曰。敝峒主年華二九。占鳳未諧。慕君勇俠。願攀結爲絲蘿。囑某爲媒。足下其見許乎。李欣然曰。峒主貴爲國君。肯下偶生。辭謝則不恭。

敬當如命。但某人演。爲赴友人約。中道稽留。慮爽其期。乞代表達。謁主。待某先行入演。彌月卽歸。聽命。虬髯漢大喜。酌酒爲賀。衆亦更番起爲壽。李遍飲之。竟爛醉如泥。玉山幾傾。爲人扶掖入室。昏不自知。明日虬髯漢來言。入演路遠。慮有愆期。請修書告之。若得請則留此。未爲失信。若不得請。再行未晚。李初尙欲自行。及見主人持之甚堅。不得已修書寄之。虬髯漢問幾日可往還。李屈指計當二十許日。因告之。主人因囑客安居無躁。靜候覆書。遂去。李所居齋中。外有園林之勝。僮僕給役甚周摯。所欲一呼卽至。旦夕飲饌。亦極精潔豐腆。李亦安之。無行意。約十八日。使者已持覆書來。虬髯客取以示李。李閱之。函中言演中刻尙安堵。兵戎未萌。足下既有佳遇。且享團圓福。待有借重處。再勸駕出山。末後復殷勤致賀。李審視墨迹無僞。殆無異議。虬髯漢遂代李作冰人。求婚於謁。

主以寶劍爲聘。納幣之禮既行。諏吉滿月之日。行親迎。及期。遍山懸燈結彩。椎牛享士。詣宮觀稱賀者。萬餘人。諸軍歡呼。聲動山谷。婚儀之盛。雖公主無以易此。交拜已。新人升殿受賀。李側坐。來者劍佩趨踰。目不暇給。新人只微鞠躬而已。禮成。擁至洞房。女侍數十人。均戎服佩劍。兩行花燭。一色刀光。別饒風景。帕旣揭。李諦視之。果前縛己之女子也。上粧較馬上見。愈韶麗。大喜過望。合卺筵設。侍婢皆散。是夕。遂諧燕婉。明日。復大犒將士。李細問之。始知女以武勇襲父職爲土司。環山數百里。居民十餘萬人。皆秉號令。蠻俗好鬥。戰禍相尋。無已。有來犯者。女輒引兵擊破之。無敢復近。威震四隣。求婚者日踵於門。女皆不當意。山側適出怪獸。傷人無算。壯士皆莫敢撓。女適出。見李持劍格斃之。深服其勇。故願以身相事。李笑曰。某爲夫人所縛。敗軍之將。烏敢言勇耶。女曰。郎君搏獸。

力。懣。否則妾烏能當。是中殆有天緣也。李問何故。女出雙劍共觀。則一雌一雄。毫髮俱肖。合之吻合無間。李亦咄咄稱異。女日治事不倦。筭三百以上。皆躬親之。李請分其勞。女不許。曰。郎人望未孚。懼有抗拒。俟戰功彪炳。妾當讓還大政耳。李乃不復言。爲治簿書如幕賓。期年。民有與鄰部爭牛者。女欲挑釁使戰。命李將兵攻之。李曰。一將功成萬骨枯。余不忍也。女乃止。旣而鄰部亦遣使來謝罪。女於劍術之外。尤嫻文墨。著有劍光集一卷。祕不示人。雖李亦不得窺之。偶於鏡奩敝簾中。拾得零紈斷簡。或錄有殘缺之詞。類皆哀怨絕倫。多別鳳離鸞之調。李疑女曾受人聘。必未婚而夫殞。故其意難忘。每形於詩歌。偶向女道及。女輒亂以他語。固問之。則垂涕不肯言。李懼傷其心。不忍迫也。於是居山者三載。忽獲有逃人。云滇中苗叛。焚掠無人理。地方官據城固守。寇氛日逼。糧食日

竭。李細詢其狀。則宰官姓名。卽其故友也。李大驚。急告女請往援。女以路遠難救。李奮然曰。見急不援。何以對老友。卿旣不願往。某請獨行。女知不可留。泣然淚下曰。數定不可逃也。郎心欲往。幸遲三日。妾當送君行。李乃喜。翌日。女設筵於山之通明殿。酒酣。女親捧卮酌李。凡三爵。乃言曰。妾有隱衷。言之恐駭物聽。但不得不言。以釋郎疑。妾曾於七年前。夜夢至一地。見一美男子。持劍斫異獸。狀與君同。亡父卽指告妾曰。此汝夫也。遂夢嬪於君。厥後忽罹分飛之慘。今夢已半驗矣。未來事疊疊如山至。均與夢相印。故妾勸郎無出。李曰。妖夢無憑。奚足徵信。女乃哽咽泣數行下。抽釵擊銅鉢作歌。哀怨酸辛。聞者淚下。李不樂。爲罷飲。明日復設筵共酌。晝夜俱卜以盡歡。三日限滿。李將三百人先進。擊苗大破之。遂達友人所。始知前者友未嘗有書。乃女盜囊中舊函。摹其墨跡爲之也。